

麻城縣志卷之四十六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
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遯
於光黃閒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
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
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予謫居於黃過岐亭
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
子亦矍然問予所以至此者予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一

呼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予旣
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
有九年予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
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
與予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
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
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
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
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予聞光黃閒多異

毛玠傳

晉陳壽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邱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畊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

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憑几賜玠曰君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嘗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因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死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於家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四

機郎中

按舊志謂玠爲介休人並爲文帝使吳者悞愚于燕邸書肆購閱廿一史錄得此傳玠爲陳留人與一統志相合其玠之攜幼子遷居麻城事傳或未之詳也邑人周

維柎附識

觀察周鑑傳

耿定向

公諱鑑字孔明中永樂庚子鄉試正統乙丑會試第四名
選授北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值賓興公總裁典試是榜
得御史鍾忠愍尙書何椒都御史高明會元彭華鍾何高
三公勲在社稷史垂不朽皆公簡拔古稱以人事君蓋無
愧矣時有大學士陳某者子倚勢作威所爲多不法公不
畏避按置大辟還其強奪田廬子女若干一時稱快而陳
切齒伺公無所得諷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當國九
年不遷公處之怡然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五

田多至數萬餘頃民至今受其利專祠祀之後以通考便
道回籍水次遇風覆舟覆時風卽頓息舟凝水面如閣久
之其僕周濟緣木從旁出取斧破舟公尙端立神色不少
變隨召驛吏謂曰某官滇九年餘俸僅三百金敝衣數襲
共一皮匣今已失之水中子其爲我求之驛吏姑諾聊取
漁鈎於水中覆處尋之應手而得如探囊中當開驗如數
衆驚以爲神抵京陞山東按察使卽上章引退奉旨致仕
進階嘉議大夫公先仕時僅攜一蒼頭以太孺人羅在堂
留魯恭人奉養獨處幾十年尤人所難也公忠孝大節凜

然詩文博雅豪邁而吏治綜核不畏強禦精密振嚴蓋得
之清心寡欲之助爲多家居與方伯正芳李公大叅應軫
董公俱以碩德重望爲時所師法邑侯時建館於縣之右
每有大政輒敦請諮議迄今有三老堂云公生洪武辛巳
三月初七日卒成化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清素林配魯氏
封恭人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六

憲副周廷徵傳

耿定向

公諱廷徵字公賢號黑沙中宏治己酉鄉試任臨淮教諭起復改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竄鏞之變公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卽調榆林鎮副總叅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授楊英以計爲書密達仇鉞卒以此擒之同首惡何錦等押送京師開其脅從賑其困乏寧夏已蕩定旬餘矣而朝遣都御史楊公一清太監張永始至愧其功不由己張大怒追還竄鏞另作報捷又欲盡奪寧夏將士功以與諸侍貴乃與公約曰公疏以捷歸內臣永以封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七

蔭爲公請公可得伯永輩亦有榮施公亦無不利焉且永輩近侍言無不中公其裁之公曰朝廷自有實錄與其結內侍受賞某寧無賞是時紀功給事中郝夔懼而死寧夏幾至再變賴以威信素孚又爲撫定而直白其功于朝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郝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尙在蓋郝夔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永也公還上御門受捷永果私其功而以伯爲公請公廷諍幾欲對上毆永乃出曰寧不錄功忍與刑餘同封以貽後代羞哉當時鎮巡已死矣遂菴公尙未至矣獨公一人在地方平定之

績非公而誰止以闔怒盡掩沒而科臣又死紀功官獨公一人恥于表白尙書王兩洲公每云是舉無愧陽明之擒宸濠而機宜神速猶似過之諸載籍中叙寘鐸始末皆憑張當日報功之疏惟近日高京山洪猷錄中始云御史周某者聞變自延綏馳至榆林遣調時源楊英等云云諒公之心唯得宗社莫安已矣功之有無後世之知與否也奚計哉遂菴雖附張闔奪功之勞以自大然心實重公材識品量會有劇賊劉六等欲從九江窺晉都議者以九江咽喉重地請添設兵備一員遂菴遂薦公陞江西按察司副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八

使兵備九江公抵任晨昏規畫號令一新賊望風而靡遂折回由六霍趨通泰劉六先時過新店掠公家惟古書兩架他無金幣撚石灰書空空二字于廳亦畏其清嚴而去時正德壬申也是年六月十一日公暑中調度勞瘁過甚以疽發卒賊聞其卒七月自通州泝流至九江下南京往來江上者三潯陽之焚劫尤慘軍民之思公也益切公直節著於臺端功勲在於社稷孝友化於鄉閭其器識豪邁倂真以古人自期待而天不永年施未得意惜哉公生天順辛巳六月廿六日卒潯陽官舍歸葬馮家園其臨淮安

福九江等處俱祀名宦嘉靖中公以子載貴進階中憲大
夫公卒時宦囊如洗張孺人年僅二十歲三子皆劉恭人
出孺人誓同恭人守節撫孤備歷難辛先人遺衣及績紡
所獲盡以教諸孤償一應官錢無吝也日夕處閨中督子
課甚嚴非歲時伏臘偕諸母拜謁家廟足不一履中堂其
淡泊堅貞母儀婦道卓爲世則賢矣哉

大司馬劉莊襄公傳

王世貞

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爲世所楷模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至別而爲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于鄉公爲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遊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于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于錦衣相表裏爲姦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恭肩脅爲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

顧旣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于衢飭諸司毋曲徇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改悔少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于它時其程文爲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馳堂謗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旣就繫堂使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不得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週視食必先

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
寧入鵬喉考摭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
赦出爲金壇丞亡何進爲其令有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
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
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
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大傅
安石顏司徒清臣爲湖守凡六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
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
久之仍故官督陝學于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一

改太常卽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
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措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
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
上以次報可尋因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
楊公一清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冤爲解於幸寧至
是益器重公爲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
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
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
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

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段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訃歸哀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服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晨夜改舟車爲橈樁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尾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一

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禮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豐儲峙廣埤塹選精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効其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己亥破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天子推恩報功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尙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己亥公諫虜吉囊將大入萃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爲牛酒饗士陳二寶劍堂皇指左劍

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兵者徇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焉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卽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躓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尙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挫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百級鹵及畜器械稱是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禮下書褒予公甚篤卽軍中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三

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爲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外改南京戶部尙書亡何入爲兵部督圍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賸其廩以空名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兩端以尼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啓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志狀畧耳竊又從孫守巽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叅以舊聞蓋撫卷而三嘆曰嗚呼公真異人哉當公治邑

而稱良墨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千石
意以爲精心勤恤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辦西治屯屯政
肅鎮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測以
爲世之得公者尙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鐵之騎霆摧電
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糜之百步不留堅
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秦自洪永而後始快意
于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堂氏之孽公也校卒
挾璽書一旦以狼璫至豺虎交跡卽不道塗死且獄死耳
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卽就道亡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四

也公且中立無死何必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
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
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
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
甲貲爲諸舉子費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
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臚仕而最
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
益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而爲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
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甕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

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
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眾中目屬公異之又問
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荅其
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
遺刺迓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反之公之歸仲文與
有力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
其識故相太保桂公萼故將太傅周公尙文皆自其微時
世以比楊文襄云

憲副黃卷傳

耿定向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叅已晉
憲副卽解紱歸歸年才四十又五年公歸蓋卽真明農云
春夏閒家衆悉驅之田作而馱與其配操杵曰炊釜作飲
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
此何時也假我具卽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於
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樸而逸興甚豪惟嬰情山水閒域中
山嶠水溪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欵段或曳杖躡躡脩
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六

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輿敝陋云
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
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卽新媼上客率以爲常予一日偕元
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譚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
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閒稟曰烹雞熟矣請割
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閒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
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共饌出
截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闚其室一榻蕭
然不啻僧舍已予時若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

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遊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事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
事彼蓋矯飾以爲名高也其真漓其性狃矣公率性之真
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予又嘗
聞里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
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宏間里中民物
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
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
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七

微而紛華之爲鄙甚也卽吾一鄉而天下皆可類知己嗟
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予茲重有慨
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外傳云

瓊節婦謝氏傳

周思久

或曰婦道柔也而以剛則踰閑矣非所以明壺範敦媯節也予曰否不然婦事人者也柔其常耳然剛亦有不可少者舅姑在堂伉儷在室妯娌爲羣中饋是議此而柔焉可也若乃良人早捐遺孤方抱鬢髮未變朱顏漸枯月夜霜天衾單影隻鳥啼花笑觸物傷懷綿歷歲時感被災疢饑寒窘其躬侮挫撼其外自非氣貫金石操敵冰玉則從一之志安能垂老不變哉於此必剛乃能勝之猶之男子本剛亦當用柔旣倜儻矣助以醞藉亦峻烈矣濟以包荒庶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十六

足矯結習之偏蹈中和之軌也然則男女剛柔之性亦觀所發已爾何常之有瓊節婦謝氏者南京都御史大夫海剛峯之母也少嫻內則質稟近剛結褵之後克執婦道至廿有八歲喪其夫封君公有日者以狀進謂其命宜務居太夫人遂舉火焚之誓不再醮卒如日者言時剛峯公甫四歲而孤太夫人自幼粗識書史口授以孝經學庸等篇稍長塾師教之督以義方常惟疾之憂與之共臥起不舍又封君公性恢廓不事家人生產公雖宦遊久其田廬猶無改於其舊太夫人疏食菲裳拮据卒瘞以佐其廉以故

公卒能抗疏批鱗鞠躬三朝以骨鯁稱今公性日醇德日
劭藏鋒削隅求歸於淪渾聖天子方虛鼎鉉之司待之此
皆太夫人之教啟之也太夫人柔而能剛公剛而能柔賢
母令子交相輝映古今圖牒所載能有幾哉余守瓊采間
風謠首及斯事諸大夫國人皆爭述太夫人之節熾烈如
此因登堂顏其廬間用勸來者嘗欲泚筆紀勒其事以闡
幽晦維時兵事劬勩不遑文墨未幾以罪行矣然心惓惓
未嘗忘也茲秉耒之暇檢閱舊牘爰綜其大都詮次之聊
代野史亦以見人之剛根於所性而學之以融其迹以歸
於化則公之所以報罔極者益至而太夫人之節愈不朽
矣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五

秋崖逸老傳

吳與泌

秋崖逸老者齊安之麻城白杲鎮人東坡方山子傳所謂岐亭者相去僅五十里也邑紳士稱者皆曰秋崖先生逸老者特書也予至麻城與秋崖知最深明神宗朝秋崖尊人爲直指使者察邊事大同兼督學政有能聲秋崖蓋世家子也初名昇姓魯字紫涯博極羣書凡古今文字稍可誦者以及方書佛老言手作蠅頭楷錄一笈可萬卷以上悉記讀無遺張安世虞世南薨以過也少屬詩古文辭好獎拔士類而朝廟之中高文典冊尤時所推尙氣節要在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

道人之善厯其目者雖貧賤爲人所憎棄必心識之明時嘗遊吳越吳越多文社而前庚辰進士視楚湖北學政黃仲霖霽者尙困童子試偶從他社中見其文異之兼爲之成名踰年登甲乙第踰數年官於楚使者冠蓋相迎作感恩知己報然終不以此驕人其於邑人士率多類此至夷然不屑又所時有也癸未獻賊之亂赤壁三江可尸渡矣及逼麻城盡掠少壯者隸爲賊倡義討之衆皆田家子弟力不克僅得依山設堡自固尋以

國初解散然田園荒蕪廬舍燹毀矣自是息意仕進無何

飾苾芻衣冠攜一童子里中市藥通都大邑所活甚衆與緇衣言禪與黃冠言道遇士人則唯唯惟謹更姓名曰一晟秋崖者一晟字也後皆因之不改而增書魯字其上云里人曹石霞甚敬憚之石霞者前已卯楚中第一人成進士者也知名徧天下顧於世之知名者則又落落無足當其意曾仕閩漳州之刑曹

國朝避官歸所居距十里許彼此嘗相就爲詩文飲酒之樂醉則浩歌古詞曲或離騷諸篇時竟日逮旦禮法者過之則避匿矣然秋崖壯年實銳意用世特決於自檢明思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二十七

皇帝初以明經遊都下名士大夫爭知交之際思皇帝生元子告廟追上皇太后徽號册文思皇帝素英察諸凡制誥稿稍不稱旨者多罷黜性至孝每千秋節不受賀避殿素服不舉樂不茹腥蓋皇太后誕生思皇帝未踰日卽賓天也故於册文尤致意勅屬草者鄭重焉而詞臣人人危懼曰故事翰林掌制誥此册文當儀部事部臣曰故事部無撰文體兩相諉然終莫得諉乃外求椽筆而以詞臣日當值草者署名得秋崖及以外三人文成詞臣部臣置其一而以秋崖與其一進閣閣臣特重秋崖文命呈入大內

五日不下部臣詞臣交震恐意重譴日中有貴人呵道百餘騎投刺抵秋崖蓋掌司禮監內臣受勅詳錄進覽冊文諸援引經傳而詞臣署名者道其實也於是貴公名卿無不爭知交之以故再試北闈中當事者無不欲搜得之以爲榮然終莫遇也天也非人所能矣旣不第所親勸其以明經受官又有所知者司銓曹要之曰力能擢高等秋崖曰國家重科第久矣今一旦縱得高等亦不敢少展才調稍不然指擿者無端家聲頽矣名行隳矣不就嗟夫漢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取之之途衆矣而霍光黃霸薛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十一

宣輩不藉此途者何赫赫名卿也經國如賈生文章如相如均不由所舉之科漢室得人所以爲盛故秋崖終身不用出處之際可以徵矣

同知楊王庭傳

周邦瓌

公諱王庭字自邑號中愚中式萬曆之乙酉初任德化未及期而父母之頌嘖嘖也先是江北地窪民苦淹溺公下車漲溢倍前長堤冲潰哀號遍滿惟就斃焉公乃破浪捍修壞堤立固而江潏遂賴以重蘇已別獎興利邑號治平於是有楊公堤之名楊公祠之建也又時礦使憑陵公持正忤之俾所厯之七十二城禁其欲而不得肆以故疏題下報平調桃源前後兩邑淹滯共一十餘年逮權璫芟除公年既耄雖晉階有勅亦僅同知廣信攝守饒州而已兩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十三

郡四年士民歡頌無何解紱休里不免一室蕭然惟務捐輸廣周恤雖耄耄而志未少懈其或不繼夫人紡績佐之且排解之殷宏及疎逃時有貧戶被豪右債譴者竟妻請爲妾公罄囊代贖其人後生子並成名是不獨保其家且昌其後也公孝思純篤常惓惓先人一日夢老人曰予本光軍困於赤口可爲之計還故園乎公覺測解知爲高祖本輝之宅兆不寧也遂卜地西陽鎮發紅石嘴墓遷葬焉未幾又夢老人喜曰安其精誠之感召有如此公太翁諱民試庠生累贈公職公生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日酉時

卒天啟壬戌正月初九日寅時葬大勅嶺楊家院先祀潯陽名宦崇禎甲戌祀邑鄉賢宜人朱先公卒葬明家畝楊家園子一世泰庠生孫四長魯舉人次會歲貢三晉廩生四皆庠生皆有遠大之望者人以爲善政懿行之報云

雷馬二將軍傳

張希良

雷馬二將軍鎮守衛人也崇正乙亥流寇起秦晉掠豫楚而南馬率步卒三百禦之駐麻邑雷繼至所部亦僅數百人然多馬馬小而捷其兵俱善握槊槊舞生花蓋矢石不能入焉時雷爲副總兵馬不逮雷三級而以先至爭長不相能乃其號令如山所止秋毫無犯二部士馬不盈千鋒甚銳也無何賊滿天星一斗粟等眾數十萬踞邑之北鄙二將聞之爭赴功不待朝食擐甲上馬與賊相遇於陰山坂坂距邑四十里左右巉岬中爲陰山河川原縈折而阻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五

深賊豫設伏以待誘我兵深入二將奮勇擊賊所向披靡僵尸塞川谷俄伏發兼之驟雨如注賊乘高而下四合以蹴官兵二將不支遂力鬪而死餘眾登陰山自保及暮賊覘其無繼奮白梃擊之殲焉邑人多爲詩以哀之或曰馬名人龍雷名應乾同時有馮游擊亦戰死然人但稱雷馬二將軍

贊曰予昔往來陰山經兩將軍戰死處未嘗不流涕也明季將驕卒情強者養賊如鷹弱者畏賊如虎望風遷跡曾未一矢加遺而閩外上功無虛日取通侯印者纍纍也可

慨哉將軍以蚍蜉之衆爭先殺賊死強敵如歸事雖不成
有生氣矣或言兩將軍貪功賞又素多忌坐是致敗師克在
和之戒固然嗚呼要其死爲烈哉

貞烈宋氏傳

王琬

胡石銘年十三附於庠復以第一補食餼娶宋氏生二子一女俱幼不幸石銘病宋晝夜侍湯藥不倦一日忽病劇謂宋曰我死汝年未三十家貧將置我二子一女於何地宋泣曰妾非不能死亦無如此二三黃口何君如不諱妾當竭力玉諸子於成以見君地下君善自保無以後事爲慮不旬日石銘殂宋哭死復甦者數四葬瘞畢躬紡績以餽其子日不梳櫛苦自淬勵凡戚族餽送者咸不受以故人不敢以小惠累宋原工書籍二子雖幼教之如嚴師每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二十七

晨興至暮淚不輟於眉睫某年內舉人江某欲娶之遣人踵其門宋大罵觸其惡思強逼之時明之末葉綱紀凌弛縉紳得自肆於是宋欲自盡尋思曰死則死矣我死諸孤亦死諸孤死是死適累於胡也不如仗義以鳴冤不可伸死未晚也翌日攜二子是女詣大中丞梅公信天白其事梅深嘉而憐之召江痛責其非謀暫寢宋歸激烈不自忍大哭於石銘之靈曰妾非不欲玉孤於成以報君九原下今日之禍君之所知蝮蠍之毒不可測也毋寧從權以完名節無貽夫子羞倘天佑胡氏使未亡人不死二子可教

數年之後范陽賈島未始不可爲也當日遂削其髮爲尼
並二子一女皆披剃焉杜門不出作苦如初其教益嚴庚
辛之交兵荒游至勢益不能支不數年宋亦卒二子遂終
於僧矣嗚呼使石銘之靈餒而者誰之咎也二子未及冠
無名字其僧名長聞文次能旭女居長僧名能亮嘗言其
事痛泣不自勝予幼時聞之淚下心不忍忘故特記其本
末

給諫袁君家傳

王贈芳

予同譜中得人最多曉事如林少穆任事如周敬修息事如劉眉生能事如程晴峯其擅政事文學者不可勝數至以卓行爲人儀表僉推金溪袁君君名銑湖北麻城人嘉慶辛未進士由翰林院御史晉禮科掌印給事中門清如水所言皆關係天下利病

今上卽位倡言請停捐例蒙數

召對

溫旨褒予愈益感勵侃侃諫諍人咸爲危之君弗顧也奉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二十九

命巡視通漕餽遺一無所受屢充鄉會分校稱得人後以言事鐫級歸大吏延主江漢書院君學問精粹老於文律與諸生講明義法因著四書講義嘗曰制藝爲士人拜獻之資此而苟且其他可知方行矩步嚴立課程人人自喜能得師也每辭講席諸生環跪懇留凡十二年或請以文集付梓君不可舉章奏文稿悉焚之君起家寒素述先人一語見先人一物輒涉涉淚下及貴羣從兄弟數十口同居無間言不以財自殖也樂成人善鄉人薰其德風俗爲之不變俗有溺女者捐金於族於鄉各立育嬰局貧舉女

者局贍之年六十二卒又九年得

旨入祀鄉賢

王贈芳曰予官京師居廬陵館與君麻城館密邇晨夕相親也其子學瀛稚齒相見如家人禮及視學楚北叩其子以幼學未成辭予授代將北上令其子出拜年已弱冠舉業亦斐然矣始知其引嫌不令應試也予嘗稱君在家爲孝悌之士在

朝爲風節之臣在書院爲道德文章之師在朋儕爲直諒多聞之友聞者咸以爲然詩曰君子是則是倣若君者可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

則倣也已

歐陽貞媛傳

王德新

天地之經著於禮禮之節衷於聖人而人心有所不能已者節之而不欲節則聖人亦弗能爲禁也今以喪服言之嫂叔無服禮也而子思乃爲位哭喪師若喪父而無服禮也而子貢廬墓又三年至若父在爲母期婦爲舅姑期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總古禮義至精歷代相循不變而開元皆易爲斬衰三年至今從之無有疑爲過者豈非人所不能已之心聖人固不能使其不自遂哉若夫夫婦之禮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惟旣齊則然如生未牋合卽未成爲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十一

婦故戴禮取女在途聞喪而反有不得嗣爲兄弟之辭而周官媒氏有禁嫁殤之令則女在室而奔喪守志古無是禮又非節其難已者比是以歷朝旌例不載雖有高論君子未聞執失節事大之說曲繩之也然而賢媛之心則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夫豈不曰女子許嫁而纓固已明有係屬旣係之而旋絕之旣屬之而又背之所謂仁不盛衰改節義不初終易操安在有行與未行殊也故悲而誓殉不得殉而爲服喪爲養親繼嗣皆其心所徑直以出且委折以赴者如是何有於古禮爲又何有於國褒爲何有於

士君子之議論爲若此類前世皆湮滅不彰余甚悲之近代頗有傳者而吾於歐陽貞媛有特取焉貞媛麻城儒家女父諱注幼許字喻氏子樓未歸壻天媛年十九聞耗卽飲泣柴立走沉門前渠母兄救之復乘間投繯又救之母號譬百端媛乃跣乞聽往持喪侍姑則醜顏不死越數日母察其轉念許之詣喻縞素榛笄戚哀動左右自是晨夕敬事姑操井臼調滌灑姑倚之不能俄頃離三年喪畢家貧甚兄公憫之遣妯微探意媛輒悲恚不食會有以其事白邑侯李公者侯大嘆異親臨撫綏爲剖其產僅得薄田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十二

四畝因諭戶長守齋選胞姪能典爲嗣閱今二十五年言不輕發簪珥悉捐日操紡車佐齋粥惟朔望至中堂誦大士經而已其識量過人而精覈人不敢售以欺亦無忍欺之者嗚呼貞媛果何所爲而自苦如是將以徇名耶將以所爲難愧天下之爲婦而懷二志者耶夫道本大通伯夷獨非聖人而自是韓子頌之以爲亘古今不顧無他求其心之安耳禮則無是而窮閨弱女子獨自以爲古之道不卽乎人心而非是則不可其亦伯夷之志乎吾故曰人心之所不已者聖人有所不能禁也悲夫貞媛親堂兄歐陽

文學榷書其事授新請爲立家傳新不揣固陋謹論次而歸之方今

聖天子修禮崇教損益百王禮官將必有原其心而議及此者貞媛寧遂泯泯矣乎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傳

三十三

